

向着纵深处行进

□李东华

当我们回望行进中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时,会发现那些能够点燃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激情和灵感的艺术生长点:幻想文学、幽默文学、图画书、动物小说、网路文学……都已轮番登场并持续展示了有目共睹的市场实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2013年的儿童文学必然具有“守恒”的色彩,当我们把这一年从一个连续性的时间轴上切下来单独观察时,我们不得不经常使用一个词:继续——它可以在前些年创下的基业的“阴凉”中惯性前行,同时又要体味在已经开创的艺术之路上跋涉到纵深处的艰辛和繁华。2013年的儿童文学在繁华热闹中有一种静水深流的态度。

“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热潮

在2013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无论是友情出演的知名成人文学作家,还是儿童文学作家本身)对回望自己的童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形成了一股集体“童年回忆性书写”的热潮。如赵丽宏的《童年河》(福建少儿社)、常新港的《青草的骨头》(明天出版社)、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接力出版社)以及明天出版社推出的“我们小时候”丛书,(包括王安忆的《放大的时间》、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珂德”》、苏童的《自行车之歌》、迟子建的《会唱歌的火炉》、张梅溪的《林中小屋》和郁雨君的《当时实在年纪小》)等等,这些作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对个体童年岁月的深情追忆,而是有明确的读者意识,即这些书是(或主要是)写给今天的孩子看的。这些书主要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70年代的作家们,通过“童年”和“成年”相互交织的双重视角,引领我们既抵达了童年现场,也抵达了对童年本身的深切省察。在他们的笔下,怀旧并不是主色调,他们的回望是面朝当下的。可以说,在这些作品中暗暗隐藏着这样的期望——童年往事在岁月的流逝中不但酝酿成了甜美忧伤的乡愁,而且沉淀下许多富有的体悟。他们愿意把这些体悟和今天的孩子对话、交流,甚至渴望有一些行将消逝的文化被记忆、被传承。又甚或,在他们对过去的眷恋的目光中有对当下童年精神生活缺失的指证和确认。

这些小说或散文中为“风景”留下了饱满的空间。评论家刘绪源评价《童年河》的风景描写时用了“铺张”一词。在《苏北少年“堂吉珂德”》里,更是用了一整章写“大地”:麦地、稻田、棉花地、自留地、荒地……在无垠的田野上,少年毕飞宇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这种“铺张”的风景描写恰恰写出了那个物质奇缺时代的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奢侈——不管生活多么苦难,他们拥有一片自己宽阔的原野,一片不管是从地理学意

如果把短篇作品比作一个时期儿童文学发展最易触动的艺术脉动,那么,一个年度的短篇创作,则为我们考察当下儿童文学艺术状况及其发展态势,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艺术脉象——这也是我这些年来格外关注短篇儿童文学写作的原因之一。

综观2013年度的短篇儿童文学创作,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叙事在历史和现实经验层面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它在故事艺术层面的新探索。

历史经验的童年叙述

继2012年发表《我亲爱的童年》之后,作家常新港在2013年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高烧》。这两篇都是涉及“文革”题材的儿童小说。作家似乎想要通过这样的写作,把属于他们一代人的某种特殊的历史经验,引入到儿童小说的叙事领地。然而,对于儿童小说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面向历史的写作姿态,而是小说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以童年的目光、情感、精神等所传达出的独一无二生命感觉和精神。这份体悟探向了历史的更深处,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虚妄的历史年代里还存着的真实的历史体验与情感。

《高烧》讲述了在经历了抄家和焚书的恐慌之后,一个少年怎样怀着对书籍的难以抵御的饥饿感,寻找着可以“充饥”的书本。为了换取几个小时的看书时间,“我”像牛马般为陈东东干活,棉袄浸透汗水后又冻干,结出一身盐霜,小说中关于“我”在陈东东的指挥下干活的那段叙述,用墨至为简朴,却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一边是陈东东不声不响地给我“加活,另一边是“我”不声不响地赶着干活,而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这段叙述的时间感,像“我”的浸透汗水的棉袄一样,在无声的滴漏中浸透了童年生命的重量。

作品有着精彩细节,比如“我”和陈东东一起拉锯锯木头时,“我的动作快,他的动作慢,不太合拍。他说:‘你稍微慢点!’我说:‘锯完了可以看书’”。简单的叙述和对白中充满了情感表现的魅力。当“我”对陈东东每一次新加的任务作出无声的妥协时,我们分明感到某种饿极了的动物被举着食物的猎人一步步诱引着走向陷阱的不适感,但因为“我”在“陷阱”里最后得到的“食物”是书,这一诱引的动作以及“我”的被诱引的事实,都带上了另一种复杂的滋味。小说中,那个“高烧”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人性的病态仍在,但童年自己的生活摸索,童年本能的生命精神,却让我们看到了荒诞年代里某种本真的价值和意义。

相比于《高烧》,曹文轩的儿童小说《雪柿子》描写的是真正的饥饿感。小说虽然架空了时代,但其中写到的饥饿年代,显然是一种为过去的人们所熟悉的历史经验。这是一种早已远离了今天的童年的生活经验。

在一个被饥饿、干瘦和疲软的感觉所填满的冬天里,饥饿的孩子树鱼在人迹罕至的山坳发现了一棵树。在饥饿的眼睛里,这是一棵树多么美丽而令人充满了幸福感的柿子!但紧接着,这个孩子也发现了一群忍受着饥饿漫山遍野地出来寻找他的孩子,这其中包括他最讨厌的对手丘石儿。树鱼真想一个人拥有这一棵树,但他最后还是把这棵树交给了所有的孩子。一整个冬天里,孩子们守着一棵柿子的秘密,这让他们在饥饿中感到欢喜,感到踏实。随着36个柿子成为了大家的柿子,这一棵树也从一种充饥的食物变成了一个精神的象征,它给孩子们带来了相互支

义上还是从精神意义上都可以称之为“家园”的土地。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这一点映照出了今天的孩子尤其是都市孩子的不幸,他们远离大自然,远离动植物,被拘束在狭窄的空间里。在迟子建的笔下,“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在赵丽宏的笔下,“芦苇是河流绿色的花边。”当下的孩子,也许没有机会去亲身体味这样美丽而诗意的感受。当作家们写下了那个时代的童年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也无言地指认了这个时代童年的另一种匮乏。

这样的反思不但指向童年的空间问题,也指向童年的时间问题。在陆梅的《格子的时光书》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父母老师远没有今天的这么严格和功利,在小说中,几乎看不到格子的父母对她学业的催促,所以她可以拥有一整个暑假自由地“游荡”。她的脚步可以放任地抵达茨菇镇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小镇的生活是那么平静、波澜不惊,它依然蕴藏着生命的全部喜悦与悲凉。这个暑假看似格子什么都没干,似乎就是“游荡”,但她的内心却没有停止感受、思考和体味。也许在大人们的眼里,她还是孩子,其实她的内心是那么敏感、丰富,来自生活中的风雨已经在她的心灵上敲打出或哀婉或欢乐或舒缓或快捷的一首首乐曲。也许她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被送到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里去,但她却可以向整个生活学习。这部小说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需要不需要给童年以闲暇,我们是否相信孩子具有自我探索的能力和愿望?我们是否要占据他们所有的时间,把他们锁在课本上、作业中,而不留给他们一点自我探索的空间?

在岁月的风沙里能够提炼出金子般的箴言,不过,这些作品里没有训诫,作家们只是像朋友——即便像父亲,也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种类型的父亲,平等地与孩子们对话,用温暖的、平和的调子说出生命馈赠给他们的感悟。《青草的骨头》说是“原谅”,经历过挫折、磨难、背叛之后,依然能够选择谅解,选择宽恕,选择追随爱、善良和同情,这是小说中一个13岁男孩对于成长的深切领悟。在《苏北少年“堂吉珂德”》里是“分享”。抚养自己多年的老妈妈,在分别的时候,一无所有的她选择把自己珍藏的来年各种各样的蚕豆作为礼物送给少年毕飞宇。这样的“分享”见证了真爱的力量。在《童年河》里流淌的,更是一种平凡朴实却让人终生难忘的亲情、友情。

正是因为要和今天的孩子们分享,所有这些作品的文字和情绪都不是任性的自我的,他们的叙述是克制的、含蓄的,是化沉重为轻盈的,因而,也是以儿童为本位的书写。

2013年短篇儿童文学创作:

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当下叙事

□方卫平

撑和温暖的力量。一整个冬天,他们没有吃掉一个柿子。作家曹文轩总是善于以童话的方式来叙写生活的苦难,同时也试图从苦难的生活中创造童话的诗意。他的许多涉及苦难的作品,其主旨不是苦难,而是苦难烘托下的生活童话,正如《雪柿子》虽然描写了饥饿的感觉,但它的主旨不是饥饿,而是饥饿烘托下童话般缥缈美好的希望和情义。这个童话本身有一种不现实的美感,但我们大概会为了它的美,而乐于拥抱它的不现实。

对于当代儿童文学来说,历史经验的叙写一直是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经验的呈现本身充满了复杂的难度,另一方面,如何以儿童文学特有的简约而轻捷的方式处理这些复杂厚重的历史经验,比单纯地整理历史又显得更为困难。在处理历史经验的问题上,米兰·昆德拉对小说家的提醒值得我们重视:“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因此,如何透过童年历史经验的书写来思考和发掘生命、世界等“存在”的意义,是这类儿童文学写作面临的一大课题。

当代生活与当代童年

在2013年的短篇儿童小说和童话创作中,当下题材的作品仍然占据了主要的份额。在写实的小说和幻想的童话中,当代人以及当代童年的生活经验成为了最基本的表现题材。这些作品中,值得一说的又有两类:一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表达当代生活的反思;二是书写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童年生活和童年际遇。

张之路的短篇《拐角书店》,以一种糅合了童话和小说艺术的表现手法,来讲述一个与书和书店有关的生活故事。小说中,一只神奇的“学生猫”把人们带到了被高楼围困起来的一个小小的拐角书店里,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个书店像所有老旧的东西一样,正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学生猫”想要拯救书店的举动,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全城性的宠物猫“运动”。聚集在拐角书店的宠物猫们,把忙碌的人们注意力,重新带回到了这个不但从现实生活中、也从当代人的眼睛和记忆里逐渐消逝的书店,以及它曾经带给人们的温暖记忆。《拐角书店》的故事让我们想起西班牙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法布拉的幻想小说《无字图书馆》,两位作家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珍贵的人类精神生活传统——或许,它也是一个在当代生活中正在被遗忘的传统。

短篇童话《松木镇上的大烟囱》(杨笛野)和《摘星楼》(郭凯冰),延续和拓展了近年短篇童话的现代性批判传统。童话里的“大烟囱”和“摘星楼”,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两个典型象征。松木镇上,随着古古怪老板的到来,对大人们来说,烟

对儿童心灵成长的深度关照

正如前面所说的,2013年儿童文学的一个关键词是“继续”。前些年各个出版社推出的丛书,今年继续推出,很多作家前些年推出的系列,今年继续有新书加入。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儿童文学》淘·乐·酷”系列。比如接力出版社在继续推出彭懿的幻想小说“我是夏壳壳”系列之后,又推出了他的“我是夏蛋蛋”系列。比如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明天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寻找黑骑士》和《会唱歌的猫》两本新书;郁雨君的“辫子姐姐心灵花园”系列推出《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伍美珍的“阳光姐姐小书房”推出《我们班的小童星》。浙江少儿社推出了“风铃草原创儿童精品书系”,继续推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系列。河北少儿社继续推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书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继续推出晓玲叮当的“超级笑笑鼠”系列等等。

这种类似于电视连续剧一样的一部一部看似没有结束的写作,迥异于有头有尾的封闭式传统写作模式。这样的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如何避免自我重复是最大的考验。在2013年的儿童文学写作中,我们看到,相较于那种依赖于夸张的、搞怪的表情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方式,今年作家们更注重对儿童心灵成长的深度关照。殷健灵的《致未来的你——给女孩的15封信》(青岛出版社)以精微的笔触探悉青春期女孩隐秘、曲折的内心世界,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成长的奥秘。郁雨君的《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以贴近孩子心灵的轻松、幽默的故事诠释了“无论什么样的孩子,都会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未来,朝前走,向前看,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的理念。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曹文轩的《羽毛》和高洪波的“小猪波波飞”系列,一个深邃唯美,一个幽默欢快,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其实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于同一个幼儿的内心。在《羽毛》中,羽毛飞上天空,开始不停地琢磨:我究竟是哪只鸟的呢?翠鸟、布谷鸟、苍鹭……鸟儿不停地出现,羽毛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我是你的吗?”这样的追问,正是人类思考的根本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属于谁?而这样的思考其实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人说,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曹文轩正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用孩子们最喜欢的循环往复的故事结构,在极单纯的文字里蕴含了丰富的内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幼儿又是极稚拙、懵懂的,经常一本正经地干出很多好笑的事。高洪波特别擅长抓住幼儿的这一面,塑造过“不兔兔”“魔笔熊”这些性格十分鲜明的幼儿形象,小猪波波飞是新加进来的小伙伴。这头小猪的生活虽然十分简单,但在作者慧眼挖掘下,竟然也是那么地摇曳生

姿,像流动的水银一样活泼可爱,成长的欢乐与烦恼,竟然一样都不缺少。作品中处处洋溢着幽默风趣正是小孩子们最喜欢、最贴心的风格。

儿童文学批评:回到常识

2013年的儿童文学批评对当下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阅读中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现象,做出了敏锐的反映,同时,也对一些常识性的但又确实事关儿童文学发展的问题做出了扎实的、耐心的阐释,生成和积累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接力出版社推出了“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10册)”,汇集了束沛德、王泉根等学者们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儿童文学历史发展、体系建设、理论进程、创作思想等多重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了当代儿童文学现状,为儿童文学创作者提供了可以信赖的前进坐标和美学参照。海燕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卫平主编的“红楼书系”第三辑,共收入5种儿童文学与文化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4种为儿童文学类专著,分别是《儿童文学中的轻逸美学》(陈恩黎)、《魔幻与儿童文学》(钱淑英)、《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陈莉)和《经典化与迪士尼化》(王晶)。这些研究著作从美学、文体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不同视角展开了对儿童文学的艺术和文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李利芳的《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的专著,对于丰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有着积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2013年的儿童文学研究,格外重视对作家作品的细读批评,并通过对具体文本的深入解读,对儿童文学的艺术性等常识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再思考。

方卫平在《商业文化精神与当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革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商业文化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基础性的艺术话语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商业文化话语的影响不容忽视。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城市生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越来越显示出商业文化的影响,它主要表现在儿童文学中童年形象的“日常化”、“肉身化”和“成人化”趋向。这类童年形象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童年美学的一次积极和重大的解放,但它还有待于转化为对当代社会童年命运的更为深刻的思考。他的《童年时光的魅力——评陆梅长篇小说《格子》(《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在解读陆梅长篇小说新作《格子的时光书》的叙事艺术的同时,也探讨了长篇小说的艺术发展问题,对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尤其富有启示意义。

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少年儿童出版社)虽然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儿童文学的发展,但并不是资料的简单汇编,里面有很多对于文学现象和具体文本的富有真知灼见的解读,正如作者所说的“文学史写作是要研究这一段历史中所特有的文学问题和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找出此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来”。

2013年的儿童文学,在朴实、安静的实践中有一种努力去探索、去抵达儿童文学本质的冲动和热情,正是有这样的在繁花似锦的热闹中冷静自持的品格,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儿童文学一定会拥有繁茂而美好的未来。

的童话试图通过它的自由幻想逻辑,在童年的心中保留我们对世界、对生活最原始的那种惊奇感与诗意。而它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它物我统一的逻辑,天然地抵抗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里普遍的机器生活对生命感觉的吞噬。这种“复魅”的感觉也体现在2013年发表的一批短篇童话作品中,如《冬末深夜天空味道的蛋糕》(张景睿)、《唱一首歌才能下车》(流火)、《寻找天使的翅膀》(段立欣)、《夕阳的集市》(张牧笛)等。近年来,这类童话的创作在短篇儿童文学写作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频率。从题材、结构到语言风格,《冬末深夜天空味道的蛋糕》都令人想起安房直子笔下那些与自然、动物有关的充满想象的童话。一个“冬末深夜天空味道的蛋糕”,把我们的味觉从城市蛋糕店里弥漫的甜香,带向了一种久违的冬日、夜晚以及天空的清新气息。在这里,生日不再是日历上由数字组成的一个标记,而是这样一些充满诗意的日子:“每年最后一场雪停了以后,满月升到天空的时间”、“每年启明星照第一个成熟的野生豌豆荚上的时间”,还有“春天第一朵花开的时间”。这是一种令人心动的童话诗意,也是这则童话在学习经典童话的过程中,发挥得最有创意的地方。

2013年的短篇儿童文学创作,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儿童文学在寻找和建构一种本土童年叙事艺术过程中的持续努力。不论是对历史经验、当下生活还是故事自身艺术魅力的书写与叙述,无不包含了人们对于儿童文学叙事可能的一种富于拓展性的思考。同时,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们关注的不但是中国式的童年生活,也是中国式的童年叙事,后者意味着,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不应该只看到童年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新状况、新问题,还应该具备丰富的当代童年生活转化为儿童文学独特叙事表现艺术的能力。我相信,这不只是属于短篇儿童文学的艺术问题,也是整个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要面对的艺术课题。

也成为了“一则非常美丽的故事”。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这是一种比较独到的写法,它在一个似乎是要给故事祛魅的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对故事的复魅。

典型地体现了故事的这种“魅惑”性的,还有《看夕阳的两神》(褚育麟)和《看戏》(汤汤)两个短篇。这两则童话,一则叙神,一则说鬼。《看夕阳的两神》在一种带有中国远古神话色彩的叙事氛围中,将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神的法则与人的法则彼此映照,相互阐发。神管理着人的世界,但神的意志实现却仰仗于人的行动;神看护着人的世界,但神的力量又取决于人的作为。真正的神,既是要人类自己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又是要人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功业中,永不忘却在存在,也就是永不忘却一个更大东西的神。我们看到,这则童话所表现的“神”,其实也是人类心中的一种敬畏感、悲悯感。童话《看戏》延续了作者的“鬼故事”情结。聋哑女孩土豆在看戏时,结交了水塘里的女孩小葱。一个人,一个水鬼,在无声的世界里结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汤汤笔下的鬼故事,总是改写着我们心中与“鬼”有关的各种传统心理感受。那个在许多印象令人齿冷的“鬼”的名字,在她的童话里却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俏皮与温情。

在一个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优秀

